

# 法相曼荼羅

文：麥國豪 | 2017-07-21



(圖：網上圖片)

「曼荼羅」為密教用語，又可作「曼陀羅」、「慢怛羅」、「滿拏囉」、「曼達拉」等，梵文為 Maṇḍala，意為「壇城」，或譯作「輪圓具足」。一般是在密教修法過程中，堆起小小的土丘[1]，或圓或方以作為土壇，然後在土壇中放置器具或繪上顏色綫條，以顯示所修之密法，所祈請的佛菩薩及其眷屬的配置。修法者按著這具體的土壇畫像，而生起該密法中所述之佛菩薩的形象，達到修習密法之目的。修法後，土壇便要破壞，待下次修法才重新堆起及繪畫。後來，該等顯示諸佛配置的圖樣，不再繪於或置於土壇之上，而是繪畫在畫布上，造作畫軸，一來不用每次皆重新堆土造壇，也便於攜帶至別處使用。到了開元年間，密法初傳中土，曼荼羅不單被視為顯示佛菩薩配置的佛畫，而且是把整個密教思想體系，藏於曼荼羅中，於是便有了依《大日經》義理而建立的「胎藏界曼荼羅」，及依《金剛頂經》內容而繪成的「金剛界曼荼羅」。密法非常重視這「兩界曼荼羅」[2]，認為修持兩部密法，必須觀想這兩界曼荼羅，參悟箇中的意趣。

這種使用圖像作為修持的做法，隨著真言宗東傳，日本諸宗也認識到曼荼羅的功用，也創造出適合其宗派教義的曼荼羅。如淨土宗修持淨土法門，日常行持以持名念佛為主，但經中提到觀想淨土

世界種種面貌的法門，如七寶所成宮殿、八功德水、大如車輪的蓮華，當然還有阿彌陀佛及觀世音、大勢至兩位菩薩，親見此等景像，以助日後往生，到達極樂國土，親自受學於阿彌陀佛。由此，淨土宗便以極樂世界的種種為藍本，創作出「當麻曼荼羅」[3]，讓修者預先瀏覽極樂國土之微妙，作為往生的資糧。而日蓮宗也有這種法門，以《妙法蓮華經·見寶塔品》中所載，多寶如來與釋迦如來同在塔中說法一幕，創作出其獨有的「法華曼荼羅」[4]。

而法相宗繪畫曼荼羅的動機與上述三個宗派有所不同，以上三個宗派皆以信仰為主，祈求利用曼荼羅作為修行的工具，觀想的對象。而法相宗的曼荼羅則主要是顯示宗派祖師的傳承。現以奈良興福寺的「法相曼荼羅」[5]為例，全圖十七位祖師。中央為傳出法相唯識學的祖師——彌勒菩薩，他頭戴寶冠，身穿纓絡綴飾，持法杖。這種形象不似一般置於漢傳寺院山門的彌勒佛，漢傳的是一位胖胖的老和尚坐在天王殿中，笑面迎人，此造形為宋代布袋和尚，一直由明清沿用至今。而天冠彌勒的造形，卻在與鎌倉時代相隔數百年，與大和國平城京相距數千里的清初西藏出現。



無著菩薩

(圖：網上圖片) 世親菩薩

圍繞著彌勒菩薩的是十六位法相宗祖師，首先是由右上方角落為始，第一行依次是無著菩薩、世親菩薩、護法菩薩及陳那菩薩。無著、世親兩位菩薩居法相宗祖師的首兩位，自是

毋庸置疑。但特別的是該曼荼羅置陳那菩薩於護法菩薩之後，陳那菩薩為護法菩薩之老師，論繼承次序，應先是陳那菩薩先於護法菩薩，但此曼荼羅卻倒置之。陳那菩薩為護法菩薩之師，但東傳的法相宗認為二人雖同為解釋《唯識三十頌》的十大論師，而玄奘法師一系，以護法的解釋為正宗，所以置護法菩薩在第三位，以顯其為世親菩薩學說的繼承者，亦是能正確理解世親學說的第一人。而玄奘一系法相宗，在唯識學上雖承繼護法菩薩，但因明學上是以陳那菩薩為宗祖的，所以從護法菩薩以外的十大論師中，特別置陳那菩薩於第四位。

第二行為戒賢論師及玄奘三藏。戒賢論師為玄奘三藏之師，護法菩薩之弟子，固然排於第五位。玄奘三藏身穿天竺僧衣，只披上袈裟，與其弟子慈恩大師窺基的漢地衣式有所不同，他穿上漢式僧袍後才外披袈裟，三藏雖為漢人，但遠渡西行天竺取經學論，故以

西天僧服示人。

然後是慈恩大師（窺基）、淄州大師（慧沼）及濮陽大師（智周）。這三位被認為是慈恩宗的初祖、二祖、三祖。一般來說，雖然瑜伽行派思想由玄奘三藏由天竺傳入漢地，於大慈恩寺譯出種種唯識學經典。很多學習唯識的都以為玄奘法師是唯識宗的初祖，但玄奘法師回國後，



（圖：網上圖片）

用盡餘生，全力譯經，無暇親自發揚唯識義理以成宗。雖然三藏弟子眾多，其中神昉、嘉尚、普光、窺基，更號稱「奘門四哲」。但日本法相宗獨尊窺基為漢地初祖，他居於慈恩寺，故窺基法師又稱為「慈恩大師」，法相唯識宗也被稱為「慈恩宗」。而二祖慧沼，為山東淄州人，世尊稱「淄州大師」，依窺基法師學習唯識，得其真傳。玄奘三藏另一弟子圓測著《唯識論疏》以反駁窺基法師的觀點，慧沼撰《成唯識論了義燈》破其說。三祖智周法師，二十三歲投慧沼大師門下，發揚窺基一系思想，其後住濮陽報城寺，故稱「濮陽大師」。而法相宗四度東傳[6]，其中第三傳的智鳳及第四傳的玄昉等人均受學於智周，故智周自然成為法相宗的第三祖。

由第四行第二位開始，便是日本法相宗的日僧祖師，依次是善殊僧正（或善珠僧正）、玄賓僧都、行賀僧都、基操大德、信叡大德、常騰僧都及真興僧都。如上所述，法相宗東傳日本共有四次，第一次的道昭等人、第二次的智通等人皆直接師事玄奘三藏及窺基，回國後在元興寺弘揚法相之學。第四傳的玄昉歸國後於興福寺弘揚唯識學。後來興福寺興盛而元興寺沒落，興福寺成為日本法相宗的大本山，玄昉一系也自然成為日本法相宗的正統傳承。可惜公元 740 年藤原廣嗣在九州舉兵，玄昉和吉備真備被指責。此叛亂迅速平息。745 年玄昉被貶為築紫觀世音寺別當，不久被藤原廣嗣的殘餘部下所殺。可能因此，興福寺的法相曼荼羅並沒有繪畫玄昉為其中一位祖師。而直接以他的弟子善珠僧正為日本法相宗祖師的第一人。但在另一幅藏於東京根津美術館的「法相曼荼羅」[\[7\]](#)則繪有玄昉。

法相宗為義學之宗，其修行也是依觀境空而立。故此，強調色彩形相的曼荼羅與法相宗的關係不大。但法相宗參考曼荼羅顯示諸佛位置調配的特點，有意的安設法相諸祖於曼荼羅之中，這並非出於修行所需，而有兩重的實際的功能：第一、從信仰上，諸宗所用的曼荼羅為諸佛之境界，屬於神聖的領域，就算不作修行工具之用，也可作為信仰對象，焚香供養，加強信念等等。第二、選取自家祖

師，確立法相正統的傳承。法相一派，並非嫡傳法脈，而是一師傅多徒，上一代的祖師未必會指明繼承人。為使自家傳承為正統，繪畫祖師畫像於同一曼荼羅中，已明示或暗示只有該等僧侶才是此宗祖師。在日本這個較重視法脈傳承的文化，實有必要如此。

[1] 這種土壇在修法後多會破壞，故在印度本土無法找到遺跡。較相近的是西藏所布的沙曼荼羅，可在網上找到其造法。如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JdUFqkX2d6I>

[2] 兩界圖片例子 [http://www.syscolor.com/original\\_mandala2.html](http://www.syscolor.com/original_mandala2.html)

[3] 當麻曼荼羅 <https://pbs.twimg.com/media/C2FqyNAUUAacbbq.jpg>

[4] 例子是：<http://www.wa.commufa.jp/sinsyoji/mandara.png>

[5] 除興福寺所藏的法相曼荼羅外，其他的法相宗寺院也藏有不同內容的法相曼荼羅。興福寺為日本法相宗大本山，故以此曼荼羅為例。

[http://kohfukuji-hatanaka.exhn.jp/img/highlight/img\\_highlight\\_10.jpg](http://kohfukuji-hatanaka.exhn.jp/img/highlight/img_highlight_10.jpg)

[6] （日本）末本文美士：[〈日本法相宗之形成〉](#)。

[7] <http://bunka.nii.ac.jp/heritages/detail/198932>

資料來源：佛門網，更要感恩原創作者。

<https://www.buddhistdoor.org/tc/mingkok/%E6%B3%95%E7%9B%B8%E6%9B%BC%E8%8D%BC%E7%BE%85>